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都是幻 第十回 寫真幻 浪少年冒名行貴室

元夜漏遲遲，燈火千衢。遊人多少逐塵飛。無心去踏星橋月，忙事誰知？有意赴嘉期，柳喚桃枝。陽台夜夜雨雲迷。只恐與陽關相近也，疊唱淒淒。——右調《浪淘沙》

且說丫鬟，袖了月珠的書，走到利家去問池相公。利婆子卻也認得，便眼淚淋淋，問垂楊的消息。丫鬟道：「奶奶也沒甚難為他，如今與我們同膳同眠。」利婆子道：「這等也罷。」

就出門指道：「池家是前面轉彎，走進冷花園內，有三間小樓便是。」丫鬟尋去，原來是鎖門的。等了半時，又沒一個人影。

只得仍到利家坐坐。老婆子問道：「是那個送書與池相公？」

丫鬟沒法，竟說道：「是奶奶叫我來送書與他。」利婆子吃驚，想道：「奶奶為何送書與池相公？內中必有緣故。」隨即對丫鬟道：「池相公每日到夜深時候，方才回來，你如何等得他。」

有書放在我身，我替你轉送，你回去復上奶奶，只說面送的便是。」丫鬟見利婆說得有理，竟把書付與利婆而去。回復奶奶，說親自送了。月珠不勝歡喜，賞丫鬟酒肉銀錢，不在話下。

卻好此日利青錢自外路歸來，路上有人傳說，已知妹子被山府中奶奶弔了而去，心中慚恨。回到家中，便怨恨利婆。利婆對兒子下了一番眼淚。青錢罵道：「這婆娘辱我妹子，我如今氣他不過，也拿他一個詛頭才妙。」利婆子就把方才這一封書，與青錢看看道：「此書奇怪，是月珠叫了丫鬟來送與池公子的，必有緣故。」利青錢就折開來一看，對利婆道：「原來是一封約會的情書。」利婆道：「這就是詛頭了，何不拿了去，翻他的丑。」青錢道：「這使不得，待我緩緩的計較。」當夜睡在牀上，仔細思量，畢竟算出一個計來，暗中笑道：「必須如此如此，方為妥貼，還要聒他的金銀。」

到十三日晚間，窺見池公子鎖門不歸，打扮得風流體態，穿著華麗衣裳，悄悄到池公子門前等候。正是暗裡巧將桃換柳，明中去做柳偷桃。

且說池苑花，自早間出門，在畫鋪中學描了終日畫譜，將晚之時，見街上人紛紛到山府中去看燈。苑花心熱，也去看時，但見好不鬧熱。只因此日是山尚書的生日，尚書在北京，山鳴遠替父親慶賀，賀者冠蓋盈門，不在話下。自府門前搭起一座鼇山，直至內室畫堂前，有五座明堂，各架燈輪，共搭鼇山六座，門門洞達，戶戶玲球，其餘的火樹銀花，獅調虎鬥，千炬熒熒，百枝奕奕，好不繁華光彩。正是：

疑是東君弄春色，彩雲移下一天星。

大廳演戲，人多濟濟，不消說了。但見滿處俱是畫圖，山鳴遠搶去的四幅，掛在東廳。石音和買去四軸，掛在西廳。山鳴遠陪東席之賓，石音和陪西席之客。又見內裡珠簾，半垂半卷，座上的美女甚多。也有中年的，也有鬢齡的，個個俱是姿國色。苑花見了，不覺心中愛慕。因而仔細詳看，見東邊交椅上有一個婦人，獨不標緻，身肥面粗。忽然見一個肥胖丫鬟，匆匆走到這婦人身邊，對了耳朵說了兩聲，那婦人笑盈盈，竟走進去了。

且說那不標緻的婦人，就是山鳴遠的妻子月珠，原有書約會池公子，卻被利青錢得了書。此日在池公子門前等候。傍晚之時，月珠又差丫鬟到池家，悄悄迎接，那利青錢竟冒認了池公子，隨了丫鬟而來。丫鬟引了利青錢，竟從人叢中一直走到月珠臥房，暗中將青錢藏在牀後，忙走出外，附耳通知。月珠道是池公子到了，故此笑盈盈進內。那知池公子在外，空空欣羨，那佳期佳會。竟被利青錢冒去了。

月珠進到房中，低聲問丫鬟道：「人在那裡？」丫鬟暗中牽了月珠之手，又去牽了青錢之手，引他二人兩手相挽。月珠叫丫鬟掌燈來，此時人人都在外邊看戲。丫鬟竟掌了燈到房中一照，二人見了禮，各打照面。月珠心中疑惑，覺得池公子容顏，不比前番牆縫中看見這樣標緻了。但見穿著華麗，體態風流，也不十分查究，隨即吹滅了燈。後軒窗前，酒肴已備。此時月色明燦，兩人對酌。月珠叫丫鬟守了房門，輕輕開口道：

「家父與令先尊，乃通家盟契。小妹子乃通家兄妹，今日相親，三生有幸。」利青錢道：「小弟只因家寒，向失親依，今蒙姊姊恩情，天高地厚，何以報之。」說話之間。那利青錢把交椅撥轉，並坐了。搭肩攜手，連飲交杯。談笑情濃之後，將利青錢藏在大廚之中。戲文完畢，已是三更時候。山鳴遠收拾了一番，到月珠房中來睡。月珠道：「有前番的相知在書房等你，你依舊到書房裡去睡。」山鳴遠道：「今日奶奶為何慷慨起來，我果然去也，莫怪。」一面說，一面那兩隻腳兒，不知不覺已移到書房中去了。月珠不勝之喜，即開了大廚，放出利青錢來。

此番脫得精光，堂堂而睡。次早依舊將利青錢藏在廚中，夜間放出來。垂楊張見阿哥，吃了一驚。見月珠在前，又不敢近前問故，只是暗中猜疑。又張見阿哥與月珠風騷，只是微微而笑。

正是：

含情慾說宮中事，鸚鵡簷前不敢言。

且說池苑花，自山府看燈到戲完，回家開門進去，見灶下有火。點起燈來，吃些便飯。上樓向美人圖前焚了香燭，即坐下，長歎一聲，付道：「我家先父大人，當初是吏部天官，何曾有此奢侈。我看山鳴遠何等威福，我今何等淒涼。」當夜不題。

次日到景星雲店中習畫，問起：「山府中這許多美人，有中年，有鬢年的，可曉其詳麼？」景星雲道：「昔年老夫人身故，我進內描寫真容。後來又進去描眾娘的行列圖，頗知其詳。那中年的美人，就是山尚書的姨娘。那鬢年這二位美女，就是姨娘所生之女，如今都未曾納聘。只因山鳴遠心高，都要嫁與當朝現任公子，故此磋蛇。」池苑花道：「內中還有兩個不標緻的。」景星雲道：「老夫人有一女，嫁與前日買畫的石公子。石公子之妻不標緻，山公子之妻不標緻，池相公日後手精了，少不得有宦家內人常要來請教的。當初漢朝畫工毛延壽，連天宮中的妃嬪，都要他描寫。王嬙是個絕色的美人，只因不肯送銀子與毛延壽，把他描得醜了，漢天子竟把王嬙和了番。可知畫工也是有權的。」苑花道：「我小弟因為大志不舒，抑鬱之甚，故此有心習畫。」聞文不題。

次日已是十五日元宵之期了。池苑花早已把舊燈掛在美人圖前，又去買辦些酒肴，放在灶前，鎖門而出。當晚，山鳴遠請太守飲宴，演戲相待。戲過一半，二人起身更衣，就踱到內明堂，鼇山底下玩耍。山鳴遠挽了太守之手，低聲道：「治晚生有一奇事，訴與老公祖知之。」太守道：「何事？」山鳴遠道：「日前家父壽日，一般張燈演戲，出入人多，賢愚雜混，不及查檢。不料被慣賊，將家父珍藏的美人畫圖，盜竊十餘軸而去。治晚生知之，不勝恨恨。不料今日有人窺見，在池苑花家中。此人乃是欽賊犯人池篁之子，漏網潛身，素為不軌。明日求老公祖與治晚生，同到他家一搜。若搜得無畫，不消說了。」

若搜得有畫，乞求老公祖拘拿嚴禁。先加刑法以究竊盜之罪，兼求題本，以追昔日漏網之欽賊。不特家父與晚生感恩，即聖上亦必嘉老公祖之廉明也。」太守聽了，只是連聲說個「領教，領教。」

這一番言語，已被燕飛飛的香魂竊聽去了。池苑花自畫鋪中回去，見灶前酒肴已整備，就送上樓去擺開，點起燈燭，與畫美人賞了元宵。飲得醺醺，上牀睡去。只見燕飛飛匆匆走到牀前，吩咐道：「郎君大難至矣，可速計避難之方。」苑花吃驚道：「為何？」飛飛道：「妾陰魂，偶到山府中看燈閒玩，聽見山鳴遠訴與太守，說郎君於十三日燈夜，盜他府中美人畫圖十餘軸，明日要來搜畫。要把郎君捉去，先加刑法，嚴禁獄中。又說郎君是欽賊犯人之子，漏網潛身，還要太守題本追賊哩。」池苑花驚慌道：

「原來如此，乞求美人主張，不知逃往何處好？」飛飛道：「郎君可速速起來，收拾行李，改了姓名，逃往京師。妾有一家叔，號

燕如鸞，現在京師寫真，乃當今第一名手。郎君到彼，盡可相依。如今可收《倚闌圖》一幅在身，妾之陰魂，隨君而去，自然扶助郎君。餘畫棄與山公子，憑他搜去，以遂其欲。妾之姊妹到其家，自有戲弄惡人之法。」說完，只見眾美人一齊下來，與飛飛執手下淚，哀哀哭別。飛飛將苑花身子一推，忽然驚醒，乃是南柯一夢。見桌上早已有燈。

池苑花不覺驚魂失魄，忙忙起來，收拾衣包被囊，將銀子結在腰邊，收了《倚闌美人圖》，同雨傘包好。掛別眾美人，急急下樓出門，依路而行。聽見譙樓已打五鼓，城門已開，悄悄出了城，由小路而行。或舟或步，不止一日已到京師，先尋小寓寓下。

當夜，池苑花又夢見飛飛來說：「家叔住在長安街，門前冠蓋盈門。郎君欲見，即使至三日，亦不能也。郎君可改名花上林，但投小婿花上林名帖進去，家叔自然恭迎。只說向在河南，今特訪來，以完姻好。郎君竟有洞房花燭之樂矣。」池苑花道：「所望避難棲身，洞房花燭何來？」飛飛道：「郎君到家叔處，自然得知。」池苑花得了夢，不勝歡喜。

次日起來，果然寫一大頁官紅名帖，藏在身邊。尋到長安街，問一青衣老人道：「可曉畫師燕如鸞麼？」那人喝道：

「啣，這是咱燕爺的大號，你怎麼大膽稱他。」池苑花道：「小弟是燕爺的女婿，自河南到此，乞求指引。」那人道：「既是這等，咱家與你同去。」隨即引了半里之路，到了門前，果然有高車駟馬在門。這老人，原來是老管家。池苑花將名帖付與他，他持了名帖，一竟進去。去了半日，不見出來。池苑花心中疑慮，不知何故該稱小婿，萬一不認，反要討一場羞辱。且看下回分曉。